

# 杭 州 师 范 学 院

## 2006 年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入学考试题

学科专业： 中国现当代文学

研究方向： \_\_\_\_\_

考试科目： 文学理论与评论

- 说明：1、命题时请按有关说明填写清楚、完整；  
2、命题时试题不得超过周围边框；  
3、考生答题时一律写在答题纸上，否则漏批责任自负；  
4、注意书写工整，保持卷面整洁。

一、简要解释：（每题 5 分，共 40 分）

- |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
| 1、游戏发生说     | 2、风骨        |
| 3、文学四要素     | 4、艺术构思      |
| 5、诗意的裁判     | 6、文本时间与故事时间 |
| 7、高雅文学与大众文学 | 8、人文关怀      |

二、论述题：（每题 20 分，共 40 分）

1、有人认为，20 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创作成就，从整体上看仍然没有达到“五四”时期的水平，请运用有关文学理论简要评述这个观点。

2、如何看待当代文学创作中哲理性增强和抒情性、故事性减弱的现象，请结合实际谈谈你的看法。

三、阅读下面的作品，然后写一篇评论，题目自拟。（70 分）

盲厨师 巴乌斯托夫斯基

1786 年一个冬天的傍晚，在维也纳近郊一间小木屋里，一个盲眼的老人——杜恩伯爵夫人从前的厨师快要死了。实际上说来，那甚至不是一间屋子，而是花园深处的一间陈旧的小看守棚。花园里堆满了被风吹落的腐朽的树枝。每走动一步，树枝就发出咔嚓咔嚓的响声，于是一条带链的狗就开始在它的窝里发出低微的猎猎声。它也像它的主人一样奄奄一息，由于衰老而不能汪汪地吠叫了。

几年以前，这个厨师被炉子的热气熏瞎了眼睛，从那时候起，伯爵夫人的管家就让厨师移到这间小屋来居住，经常给他几个佛洛令（钱）。

厨师和他的女儿玛丽亚住在一起，她是一位 18 岁的姑娘。小屋里全部的家具只有一张床，几条跛脚板凳，一张粗笨的桌子，一个布满裂缝的洋磁罐，还有一架翼琴，是玛丽亚唯一的财产。

翼琴是这样的古旧，它的弦唱着冗长而柔和的调子来回答周围所发生的一切声响。厨师笑着把这架翼琴叫做“自己屋里的看守人”。只要是有人走进屋里，这架翼琴就发出颤抖的、老年人的嗡嗡声来迎接他。

玛丽亚替临死的父亲洗干净了身体，替他穿上了冰冷而干净的衬衫，老人说：“我向来不喜欢牧师和修道士。我不能把听人忏悔的牧师叫来，不过临死前我要洗净我自己的灵魂。”

“那么到底怎么办呢？”玛丽亚吃惊地问道。

“到街上去，”老人说道，“请求你碰到的第一个人到我们屋里来听取临终者的忏悔。谁也不会拒绝你的。”

“我们这条街是这样荒凉……”玛丽亚喃喃地说道，披上头巾就出去了。

她穿过花园吃力地把生了锈的铁栅门拉开，便停在那儿。街上空旷无人。风把落叶吹刮得满街跑，阴

霾的天空下着冰冷的雨点。

玛丽亚长久地等待和倾听着。最后她似乎觉得有人沿着围墙走来，哼着曲子，她走上几步去迎他，和他撞了个满怀，啊地叫了一声。那个人站住了，问道：“谁在这儿？”玛丽亚抓住他的手，用颤抖的声音把父亲的请求说出来。

“好吗，”那个人冷静地说，“我虽然不是牧师，但是也一样，咱们走吧。”

他们走进屋子。在烛光下，玛丽亚看出他是个身材瘦削而矮小的人。他把淋湿的斗篷脱下放在凳子上。他穿得很讲究，但很朴素；烛光把他的黑坎肩、透明的钮扣和饰有花边的衣领都照得闪闪发亮。这个陌生人还很年轻。他完全像个顽皮的小孩似的摇晃着脑袋，整一整上了香粉的假发，很快就把凳子移近床边，坐下来，弯着腰，愉快地凝视着临终者的脸。

“您说吧！”他说，“我不是借上帝的权力，而是用我所从事的艺术的力量，我要使你在生命的最后几分钟获得轻松的感觉，并卸下你心灵上的重负。”

“我干了一辈子活，直到眼瞎，”老人喃喃地说道，并把陌生人的手拉向自己身旁，“干活的人是没有时间去犯罪的。但是当我的老婆——她叫玛尔达，得了肺病时，医师开了各种贵重的药，要给她吃凝乳和酒果，给她喝滚热的葡萄酒，我就从杜恩伯爵夫人的一套食具里偷了一个小小的金盘子，把它打成碎块卖了。现在回想起这件事心里很难受，我向我的女儿隐瞒着：我教她不要动别人桌上一点点小东西。”“伯爵夫人的仆人中有谁为这件事吃过苦头吗？”陌生人问。

“我发誓，先生，谁也没有。”老头回答后就哭了起来，“如果我知道黄金对我的玛尔达没有帮助，我何必偷呢！”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陌生人问。

“约翰·梅叶尔，先生。”

哦，“约翰·梅叶尔，”陌生人说，然后把手掌放在老头儿那双瞎眼睛上，“你对人们没有罪过。你做的这件事不是罪过，也不算是偷窃，相反，也许可以算是你对爱情的功劳。”

“阿门！”老头喃喃道。

“阿门！”陌生人重复道，“现在你告诉我你最后的心愿吧！”“我希望有人能照顾玛丽亚。”“我来照顾。你还希望什么？”

于是临终者突然微笑起来，高声说道：“我想再一次看到玛尔达，就像年轻时代遇见她的那个样子。想看见太阳，想看见这个古老的花园百花齐放的春天。但这是不可能的，先生。您不要为我说这些蠢话而生气。大概是病把我弄糊涂了。”

“好吧。”陌生人说了就站起来。

“好吧。”他重复说道，走近翼琴，坐在它前面的凳子上。

“好吧！”他第三次大声说道。

突然间急速的声响在小屋内散开，仿佛千百颗玉珠被抛到地板上。

“听吧，”陌生人说，“听吧，看吧！”他弹起来了。玛丽亚后来回忆起这个陌生人，当第一个琴键发出声音时，他的前额异常苍白，烛火的光焰在他发黑的眼睛里摇晃。

翼琴多年来破天荒第一次放声歌唱。它的声音不但充满了整个小屋，而且也响彻了整个花园。那只老狗从窝里爬了出来，坐着，歪着脑袋，小心翼翼地、轻轻地摇着尾巴。天下着雨雪，可是老狗只抖了抖它的耳朵。

“我看见了，先生！”老人说，在床上欠起身来，“我看见和玛尔达相会的那一天，她因为慌乱而打翻了一罐牛奶。这是冬天发生的事，在山上。天空像一块深蓝色的玻璃那样透明，玛尔达笑了，她笑了。”他重复道，倾听着琴弦发出的像河水的潺潺声。

陌生人弹着琴，一边望着那个黑洞洞的窗户。

“现在你看见了什么没有？”他问。

老人倾听着，默不作声。

“难道你没有看见？”陌生人一边继续弹琴，一边流畅地说道。“黑色的夜变成了蓝色，随着又成了蔚

蓝；温暖的阳光从某处的上空射下来，你家古树的树枝不是已经开放了白花吗？我看这些苹果树上的花，虽然是从这儿，从房间里看去，它们都好像是大朵的郁金香。您看：第一道阳光射在石头砌成的院墙上，把墙烤暖了，上面正冒着热气。这也许是饱含着融雪的青苔在变干，天空变得更高、更蓝、更加壮丽，一群一群的鸟儿已经从我们古老的维也纳上空飞向北方。” “这些我统统看见了。” 老人喊了一声。翼琴的踏板轻轻的轧轧发响，翼琴更庄严地歌唱起来，好像不是它在唱，而是千百个人在欢呼。

“不，先生，” 玛丽亚对陌生人说，“这些花完全不像郁金香。这是苹果树，今夜才开了花。”

“是的，” 陌生人回答，“这是苹果树，但是它们的花瓣很大。”

“打开窗户吧，玛丽亚。” 老人请求道。

玛丽亚打开了窗户。冷空气冲进屋来。陌生人弹奏得轻柔而缓慢了。

老人倒在枕头上，贪婪地呼吸着，手在被子上摸索着。玛丽亚向他扑去。陌生人停止了弹奏。他凝然不动地坐在翼琴旁，好像被自己的音乐迷住了似的。

玛丽亚大叫一声。陌生人站了起来，走到床前。老人喘息着说道：“我像许多年以前那样清楚地看到了一切。但我不愿意不知道你的名字就死去。名字！” “我叫伏尔弗冈格·阿梅捷·莫扎特。” 陌生人回答道。

玛丽亚离开床边，双膝几乎着地，深深地向这位伟大的音乐家行礼。

当她直起身子来的时候，老人已经去世了。朝霞在窗外显得通红，红光下呈现出铺满了雪花的花园。